# 春秋傳

春秋傳卷八

滋陽牛運震學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盛寒之月而無冰則終無冰矣洪範曰豫恒燠若

三月作邱甲

志重賦也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甸四邱邱而出三
甲今作邱甲是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每一甲步
卒二十四人是一甸增出二十五人也於是民力之困
爲已亟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爲齊難乞援也不月略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

伐戎不書略之也不言戰嫌於敵王也不言茅戎敗王
師而言王師敗績者茅戎非能敗王之師也以爲王自

敗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爲赤棘之盟貿即晉故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衛相伐遇于新築而以良夫主此戰者輕進喪師以

是爲良夫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苢公穀作于

將師稱帥不及其佐四卿並書各自爲帥也大夫不敢君列敘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爲諸大夫之逞忿搆兵甚之也齊侯無禮而蹶不以齊侯主此戰者略齊侯而罪諸大夫也不書伐不于逞忿者以伐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不言來盟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汲汲追及而盟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此魯田也不曰復而曰取者以力得之也不言齊人歸之者非齊所欲也曷爲不言取之齊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

侵衞以救齊也稱師著其衆也不書侵我諱之也楚居喪以伐人喪鄭從蠻夷以伐同姓之喪楚則非矣鄭罪有甚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公會外大夫不沒公外大夫會公不沒其名氏公自降班而夷于蠻夷之公子公之辱甚矣不足爲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鄫穀梁作繒

此諸國之大夫也其稱人何貶其從楚也會稱公子嬰齊盟稱楚人者會從其恒稱盟從諸國也公何以不諱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先楚主盟也秦序列國

之上以强處右也齊序鄭下以其導楚卑之也蔡侯許男不言乘楚車不成之爲國君也蓋自是而中夏之勢益不振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報侵衞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諸師敗績不書諱之也

毛奇齡曰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衞衞請大國之師合諸侯以報之左氏以爲討邲之役非也

辛亥葬衞穆公穆公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何以書記災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稱新宮者當時之辭廟災三日哭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疲命於晉楚而以伐與國書伐惡之也

公至自晉

書至譏事晉之亟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圍譏之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

討赤狄之餘也書之譏用師之不戢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盟者尋盟也聘且盟兩受命於君也殊日殊盟各聘也二卿不係國因上文也沒公公與大夫盟不言公

鄭伐許

不書將帥略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屢如晉者以嘗郎楚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鄆公作運

郠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此鄭伯自將伐許也不書子而書爵者譏其喪未踰年以吉禮從戎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不言杞人歸叔姬而言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首作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餽之非禮也

梁山崩

記異也此晉地也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不告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書同盟幸晉之復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見公之勤於事伯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卽遠有

廢而無立

取鄟

滅國書取爲內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略之又以侵宋之非專
病衛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書侵陋之也二卿並帥大夫競强兵在私室
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服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宋之屈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使

書救善之也蟲牢之盟有始終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爲不郊言故且著天之重譴不恪也免牛者卜而免之

也未成牲故曰牛

吳伐郯

吳始患中國也以國舉爲其僭號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言不郊閒有事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書救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自見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書曰同幸諸侯之猶同也不

書戰楚避晉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書入州來幸吳之能罷楚也

冬大雩

衞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書曰奔晉罪晉之納逆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使未有書所言者書歸未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言書歸之于齊書之詳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也制命不衷令諸侯不以其道於是乎晉伯益偷矣

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病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李光地曰史例有詳略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殊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錄之獨詳故聖人因之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皆緣末錄本之義也胡氏以爲譏非禮者過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羲作錫

公不朝而來賜命志濫賞也其稱天子者何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雖出猶書卒爲喪歸杞故也繫之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爲其事吳也吳伐鄭晉不能救及其乞成而伐之不義

甚矣

衞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無逆出婦之喪逆出婦之喪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諸侯之貳於晉且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自始至成禮備緣于經賢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爲伯姬錄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鄭伯朝晉而晉執之以爲討貳也

然失自反而後責人之道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無道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潰於夷狄而莫之救晉之政弁矣

楚人入鄆鄆公羊作運

鄆莒之附庸也楚公子嬰齊稱人亦貶之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也秦稱人惡其黨狄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然君在外而輿脩怨之師以是爲鄭無
臣子矣稱人貶也
城中城
爲懼楚急備也冬而成城得時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特書弟譏之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不過三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陳岳氏曰公羊氏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

也按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於是晉三伐鄭晉之暴鄭甚矣鄭伯歸于鄭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凡執君歸不書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左傳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說經者以爲直書晉侯者著其惡也按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爲此且此書晉侯爲州蒲後書卒者又爲晉侯獳亦無此體例蓋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

鄭人來媵

何以延致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何以不書葬諱之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為公見止致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後同）

公在晉而晉不與盟旣反而使大夫盟之辱之也不書

公諱公與大夫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犫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脩齊成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書曰出奔絕之也王者無外其言

出何王人內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爲伐秦也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

成故也按瑣澤之會楚鄭不至宋亦不與安見其合晉

楚也且不數年而有鄢陵之師晉楚之成安在左氏之

言未足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以伯主之尊猶以乞言之重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爲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

其以伐察爲遂事者不使伐秦亞於朝王又以見伐察

者皆命非王命也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

秦敗于麻隧不書略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罪晉之黨惡也自晉晉有奉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之不伯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有姑之辭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仲遂之子也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

毛奇齡曰嬰齊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經於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氏不解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夫嬰齊歸父之

弟歸父奔齊本未絕嗣原不必爲後卽使爲後而大夫
繼爵不繼統亦並無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如公羊
言瀆倫滅禮於此爲甚以之解春秋不亦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稱爵以執討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曷爲討有罪曹
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有故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再書宋華元不省文者錄其正也何錄乎華元爲其能平內難也言歸者出入無惡自晉因伯國之力焉爾華元自晉歸而宋殺其大夫山明華元殺之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魚石之奔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懼見及也五大夫同出而止書魚石書其重者也

徐仲山曰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子邪丐邪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 何去何取四疑書例

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𩔖撥公羊註何氏曰宋公
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
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據此則華元實奔晉也如左氏
則華元未至晉耳經安得言自晉歸于宋以此知左傳
誤也傳又謂蕩澤字子山山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
其罪也例不書字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其爲名也明矣
何以知澤非其字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
亦復同入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止華元殺蕩
山魚石實主之其族同其志同則書其重而已華亥向

甯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其族不同其罪無輕重故備錄之華元重見而皆係之宋者與以靖亂也何氏以爲繁而大之魚石係之宋者本其所自出也他日復入彭城而爲宋禍焉不係之宋則無以著其叛宋也徐氏五疑皆信傳疑經之過今悉有以正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一會則曷爲殊

言吳外吳也吳則其君也未可以爵通稱人則下儕與大夫之例故言會吳以成文爾

許遷于葉

鄭偪之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三卒不名國小略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則楚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不書晉遇鄭楚而遽與戰未及乎伐鄭也故直言戰爾楚敗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焉而但言師敗績為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衛國以殺不與其殺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晉侯不見公爲其後戰期也何以書譏不在內也公之後期國難故也晉用僑如之譖怒公不見曲在晉矣君子正己而無恤於人故不足爲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至者謂公之不會猶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不書此何以書疾晉之以諸侯挾王臣也於
是厲公忿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曷爲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爲不與復釋有罪也其言自
京師何天子不能討有罪則以累乎京師也曹伯何以
不名未絶其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
用僑如之譖也舍之者寘之也罪晉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爲季孫之將釋而歸懼討也

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不言釋季孫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也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有故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可言也刺之刑非正也不言殺而言刺則殺之不得其罪矣公子者屬也謂先君之子也而可刺而殺之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鄭侵晉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並與伐也晉主兵先二卿者重王命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以王人會伐而不諱則會盟不足諱爾

秋公至自會

不至自伐鄭者不用於伐鄭也

按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者以爲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致伐鄭也解者以周爲信而反訾穀梁之謬失之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宜郊不卜而强用之非時失禮之大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不服也楚救鄭不書略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於伐鄭之役道卒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用胥童長魚矯之譖也一朝而殺三卿自禍之道矣稱

國以殺貶也列書三郤著其惡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國名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導君爲亂而稱國以殺者明非君殺之也葢欒書

中行偃自是弑君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也弑君者欒書中行偃也曷爲

以殺弑君之辭言之晉厲無道書偃當國而弑之晉之羣臣無討焉蓋與之同其惡者不少矣故書之不以人而以國

穀梁氏稱國以弑君惡甚也夫君即極惡無道臣子無可以加刃之理烏有以弑君之賊而以君惡恕之者且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弑不原趙盾厲之弑何以恕書偃主胡氏者以爲時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指其人故稱國以弑者略之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夫春秋之作正以誅亂賊然若以弑君之逆而略之則春秋

之法弛矣且邾莒小國史文不備闕見荒忽或難有的
據如以大國弑逆之事昭然在人耳目即使赴告失實
正當考信徵實書其人以誅其罪俾逆惡不得漏網何
得概從含糊徒使後人意度恍忽春秋討賊之義安在
邪家鉉翁以爲晉厲剛暴不仁國中之人自書偃而下
羣起而弑之春秋以國弑爲文紀其實也其說有據從
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爲佐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然齊侯右克而殺佐亦非

正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子鄭伯納魚石也其不言納何譏不在納者也魚石實致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也復者位已絕也入者甚逆之辭不言自楚者伐重於有奉也此叛也曷爲不言叛大夫入邑則言叛復入則

有重於叛者叛不足言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苑囿自娛公之志日偷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閉晉難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書曰同盟諸侯同欲也襄公不會在喪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卷之八終

蘭陵門人張鳧文校刊

春秋傳卷九

滋陽牛運震學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在焉曷爲言宋彭城嫌非宋地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見諸侯之爲宋討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

也曹以下稱人小國略之也

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厥公作屈

討其從楚納魚石也韓厥偏師不欲重煩諸侯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作合

曰會以次何備楚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諸侯朝聘非正也

按二國來聘左傳以爲得禮杜氏爲說以通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左氏知朝聘之爲禮而不知喪王之禮尤重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同軌之不至可知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稱師師衆重師也衛甯殖書名師少

重將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鄭虎牢也曷爲不繫之鄭虎牢巖邑南北之阨險在

爲晉以諸侯之師城之所以扼楚而偪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以天下之辭書之也不言伐取乎其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爾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爲吳之與晉也吳伐楚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失其國而盟公於外禮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樗至者本謀如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爲鄭服故也王臣下盟非禮也曰𣪠諸侯下著會與盟

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陳之即楚久矣至是疾楚政而來

會非有召會者也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為殊及陳袁僑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為與袁僑盟也

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括陳袁僑故殊之也諸侯之大

夫則曷為以叔孫豹及之自魯言之特以別內臣也諸

侯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

盟魯曰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

曰大夫張也陳氏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蓋無譏焉爾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毛奇齡曰荀罃元年來聘於今已四年矣豈有至此始報聘者或曰爲鄫故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踰月而葬略之不成喪也

冬公如晉

聽政也毛奇齡曰請以鄫屬魯也

陳人圍頓

頓爲楚鬬陳故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久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廻嗣君也爲雞澤之會鄭始脩好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梁作繒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與叔孫豹俱也曷爲不言及

俱受命於魯旅見於晉猶吾大夫焉爾其如晉何鄫屬

魯而受成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曷爲殊會吳往會之也曷爲不言及俱受命于晉也晉

與楚爭衡而急吳故命魯衛逼吳而後爲戚之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公子譏不識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謀戍陳也曷爲不殊吳吳來會也吳何以稱人吳鄫人

云則不辭不可曰吳鄫人也鄫後列不能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會戚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言諸侯離至不可

得序故但以戍陳爲文猶城楚邱之義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救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戍之於無事之時救之於被兵之日伯者之義也書救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弱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與莒同列于會矣書莒滅鄫病晉也

按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

公穀以爲鄫立異姓故非滅而言滅若然則當如梁亡

之例而書郿亡不得書莒人滅鄫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爲晉以鄫故來討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恃謀也滅國惡也而目其君誅之甚者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卜郊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之私邑也書城費著大夫耦國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公與外大夫盟沒公諱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已甚圍則加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穀或作隋

救陳也曷為不書救陳不成救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穀作髠原鄵公穀作操

諸侯死書名此何以如會名於卒不欲再稱鄭伯故於其如會時名便文也鄭伯卒則其言如會何見其以如

會卒也如會則曷言其末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

也其地於外也

按鄭伯之卒三傳皆以爲弑左氏曰弑而以瘧疾赴春秋從赴書卒夫春秋本爲討亂賊而作鄭伯果弑聖人自當考正其實著之於策以誅其臣子何得從赴告之文含糊失實而使賊臣漏網乎劉氏敞則謂從赴書之徧絶其臣子以爲鄭舉國無人紀矣夫釋正賊弗誅則弑君之罪且不明彼其舉國臣子之罪又安從治之公穀謂鄭伯欲從晉大夫俱欲從楚以此見弑夫成公臨

卒子駟之請從晉左傳具載之未見其欲從楚也果由
從楚之故而至于弑君則鄭伯卒後正可背晉歸楚而
考之經文則令日葬僖明日諸大夫侵蔡以撼楚廼安
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弑書卒爲中國諱以爲不使夷狄
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牽曲殊不可通攷春秋全經
自內弑君而外未有諱弑君者鄭伯實卒非弑也何諱
之有且弑君賊不討不書葬鄭伯書葬益見其非弑矣
或又以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伯地卒此爲諱弑之文
不知鄭伯以如會中道而卒不得不地以著之烏在其

爲諱乎總之執傳疑經不如信經而黜傳此爲解經之要法不獨此條爲然也

陳侯逃歸

陳侯爵於其臣去諸侯而從楚書逃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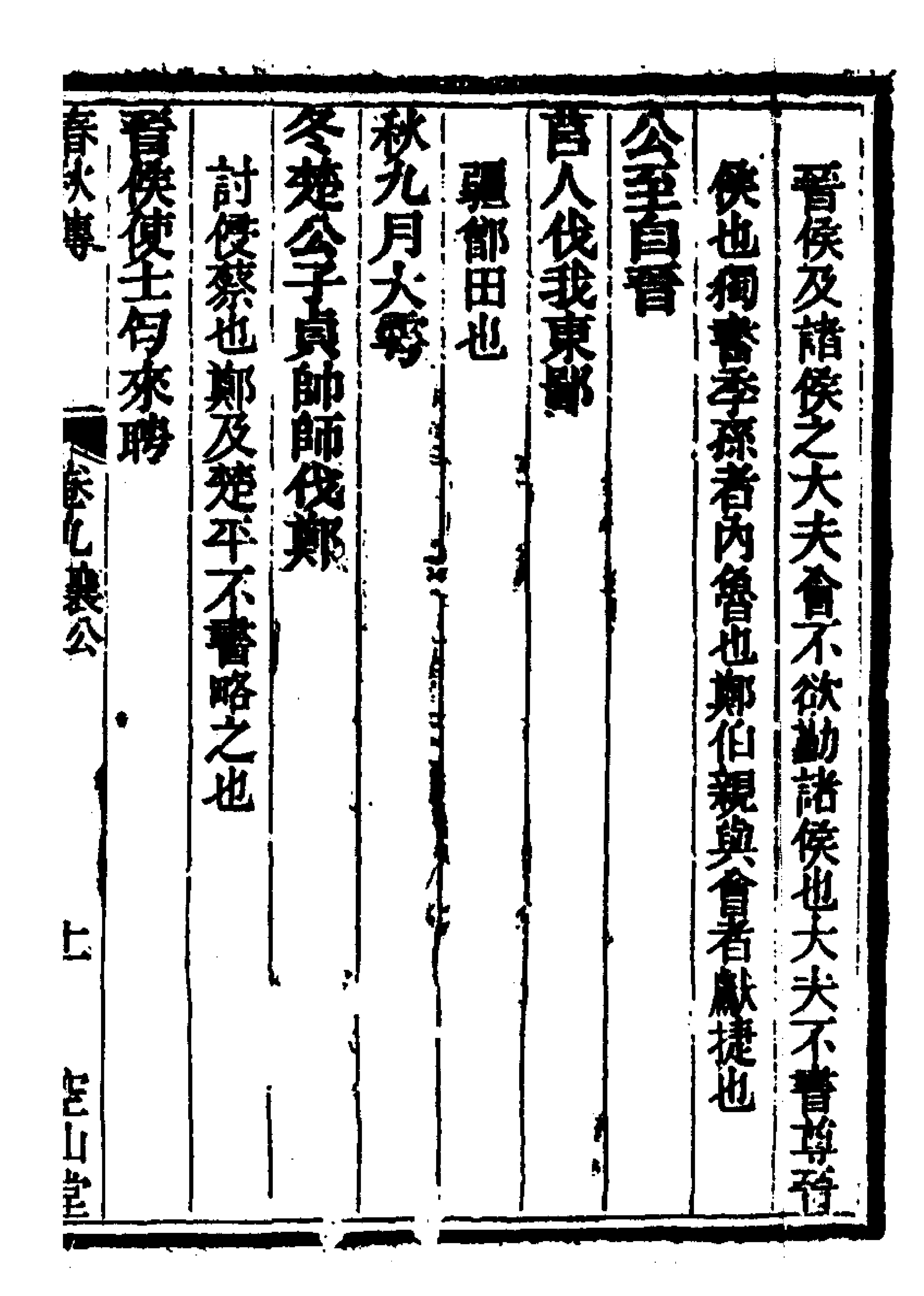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溼

侵楚之與國以生國患稱人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會不欲勤諸侯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獨書季孫者內魯也鄭伯親與會者獻捷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鄭及楚平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朝且告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災公作火

記外災也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公作繆

四月而葬略之也別爲之謚非禮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未得鄭也盟後復伐鄭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不書不與鄭之從楚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謀病楚也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

按晉悼之時能制楚者吳悼公通吳以爲犄角之勢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之故智也說者以會吳爲晉悼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

偪陽楚與國滅之以病楚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以偪陽子歸不書滅則以歸不足言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致公本以會往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也伐我不書耻公之從晉不能服鄭而受伐諱之也
晉師伐秦
不書大夫帥師以其爲脩怨之師略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閒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一也齊世子光序四國上主會者為之也直書之以譏非禮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稱盜殺者非卿賤之也其不稱大夫何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

按三子不稱大夫孔穎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為文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乎胡傳本程子說以為失卿職夫三子身為國卿而駢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始足

示戒乎毛氏以爲非圍討例不當書爵於義爲長

戍鄭虎牢

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城虎牢不言鄭戍之則曷爲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爲鄭戍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救鄭不書此何以書爲晉復伯著楚之爭鄭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知此爲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無中軍惟有上下二軍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専魯增立中軍因以改作春秋以爲擅國權亂王制竭民力莫此爲甚書曰作三軍罪之也

劉紹攽曰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經文作三軍之義實不相合按三分公室自是當日實事經文所書作三軍則非三分公室之謂也季氏之擅國久矣即欲分公室何必定作三軍且不旋踵而舍中軍又何

意也孫氏曰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春秋特以
此罪季氏至三分公室則左氏附及之爾
周禮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時惟
齊晉楚有三軍國語齊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凡三軍教士三萬人是齊有三軍也左傳僖二
十七年作三軍郤縠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
是晉有三軍也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
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桓六年傳鬬伯比曰我張吾三
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是楚

有三軍也魯雖元侯之封而次國之賦不能半天子之軍是以舊無三軍疏家謂魯有三郊三遂本有三軍其後中廢至僖公始復古制作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文宣以來以伯主之令軍多貢重自減爲二軍此臆揣之見非有據也夫魯頌誇靡千乘三萬出於一時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其制如使僖公復古而作三軍文宣以來減而爲二春秋當具書其事何闕焉無聞邪卽令魯建國之初備有三軍中衰而廢亦必在春秋以前其不在文宣之世決矣劉氏敞曰作三軍者

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孫氏覺曰三
桓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中軍春秋之所譏也其説
皆得經旨杜預所云季氏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其意謂
作三軍祇是改二爲三爾説固牽岐無的據至胡氏直
謂魯舊有三軍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故謂之作斯則穿鑿鉤曲之論名實舛錯不足深辨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楚使之也左氏以爲侵宋以致晉者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攜虛以救宋左氏所謂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公穀作京城北

鄭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

致伐不致盟雖同盟而猶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叛盟楚脅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三也其言會于蕭魚何鄭與會也春秋書地會而後伐者多矣未有書伐而後地會者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晉侯之能服鄭也召陵之盟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會者猶不欲以蕭魚匹召陵爾

公至自會

致會不致伐喜得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執行人非禮也於以見鄭之堅於從晉而楚之不能爭鄭也

冬秦人伐晉

爲楚伐晉且報去年之役也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晉師敗績不書不與秦之敗晉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部下同

莒背蕭魚之會也書圍台以病晉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孫取鄆以自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拜伐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始書卒者吳遲而通於中國也吳楚不書葬以其稱王不可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譏晉之取鄭也書侵貶之也秦人與焉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朝晉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書至見公不朝正於廟也

夏取邿 邿公羊作詩

滅而書取諱滅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嚾後同

爲吳謀楚也季孫叔老並書二卿並行也卿使大夫爲介二卿並行非禮也諸國大夫稱人微之也晉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會者稱人爲晉伯之不振微之也鄭大夫獨書名氏者鄭初與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十三國之卿大夫連重兵而西宜若無敵於天下而將帥異心師出無功稱人恥之也北宮括公孫蠆獨書名氏者爲二子之勸濟師表之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侯見逐而以自奔爲文國君無自奔者書出奔則逐於其臣可知也諸侯失國名不名以其復歸猶未失國也

春秋凡逐君者皆書出奔衛侯之出以自奔爲文者書例也杜注孔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雖削稱衛侯出奔刺其因之以爲歸罪其君夫人臣而逐其君罪莫大焉師使其君不道亦未有舍臣責君而專治其不君之罪者將逐君之賊何懲焉以此說經恐弑奪之行接跡于天下此其害教非小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爲吳通晉梗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謀定衛也衛亂不討爲之會以定之不義也林父在會直書其名氏而貶自見也諸國之卿列序爲林父書名故皆從其恒稱以爲皆林父之儔爾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尋盟也盟于外崇向戌也沒公諱去國而與外大夫盟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何以書過我而告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公作郕

貳於晉故也書圍成以病晉也

公救成至遇

畏齊也至遇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二卿帥師見私家之相黨以競强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齊莒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晉平汲汲於合諸侯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爲討邾莒也

盟諸侯會而使大夫盟也書之若大夫自盟者信在大夫也信在大夫者權在大夫也雞澤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此其不言諸侯何大夫無諸侯也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爲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河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爲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爲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戊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

今俱略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書以歸惡其專也稱人貶之

齊侯伐我北鄙

爲晉討邾莒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

過君父鄭伯志乎伐許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微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成作郕）

齊師六至於魯欲致晉而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公穀牼作瞯）

宋人伐陳

爲中國撓楚也稱人微者也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衞無故而伐曹書之以累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上左無齊字

君臣伐圍並書爲其分兵異道而來甚之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臣暴其宗而出奔宋無政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來不言朝别之於諸侯之來朝者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伐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稱人非伯討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其言同圍齊何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攻之變例書同言得罪於天下也莒邾黨齊而亦從圍齊之役者脅於義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復爭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

此圍齊之諸侯也再舉諸侯閒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以其貳於晉且伐我也然既同會盟而執之非伯討也

不言以歸既執而舍之也

公至自伐齊

同圍齊而以伐致者著圍之爲伐義之也

取邾田自漷水

晉命也言邾田明非魯地也言取非所取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命也晉欒魴不書林父主兵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也書所至書還大其不伐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孰殺之崔杼殺之也書之以國殺者累上之辭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

嘉有罪而稱國以殺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傳曰專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大夫外交而援大國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

城武城

懼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

及莒平祝柯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齊慼晉之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爲邾數伐我報之也然已甚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作溼

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爲夔之殺懼及而奔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稱弟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叛也曷爲不書叛大夫以邑出爲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之辭也漆閭邱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也納叛人曷爲不諱公猶在晉季孫納之也季孫納之則不爲大夫諱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書何而以自奔爲文著盈之不能無罪且惡其適楚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頻月日食志天變之亟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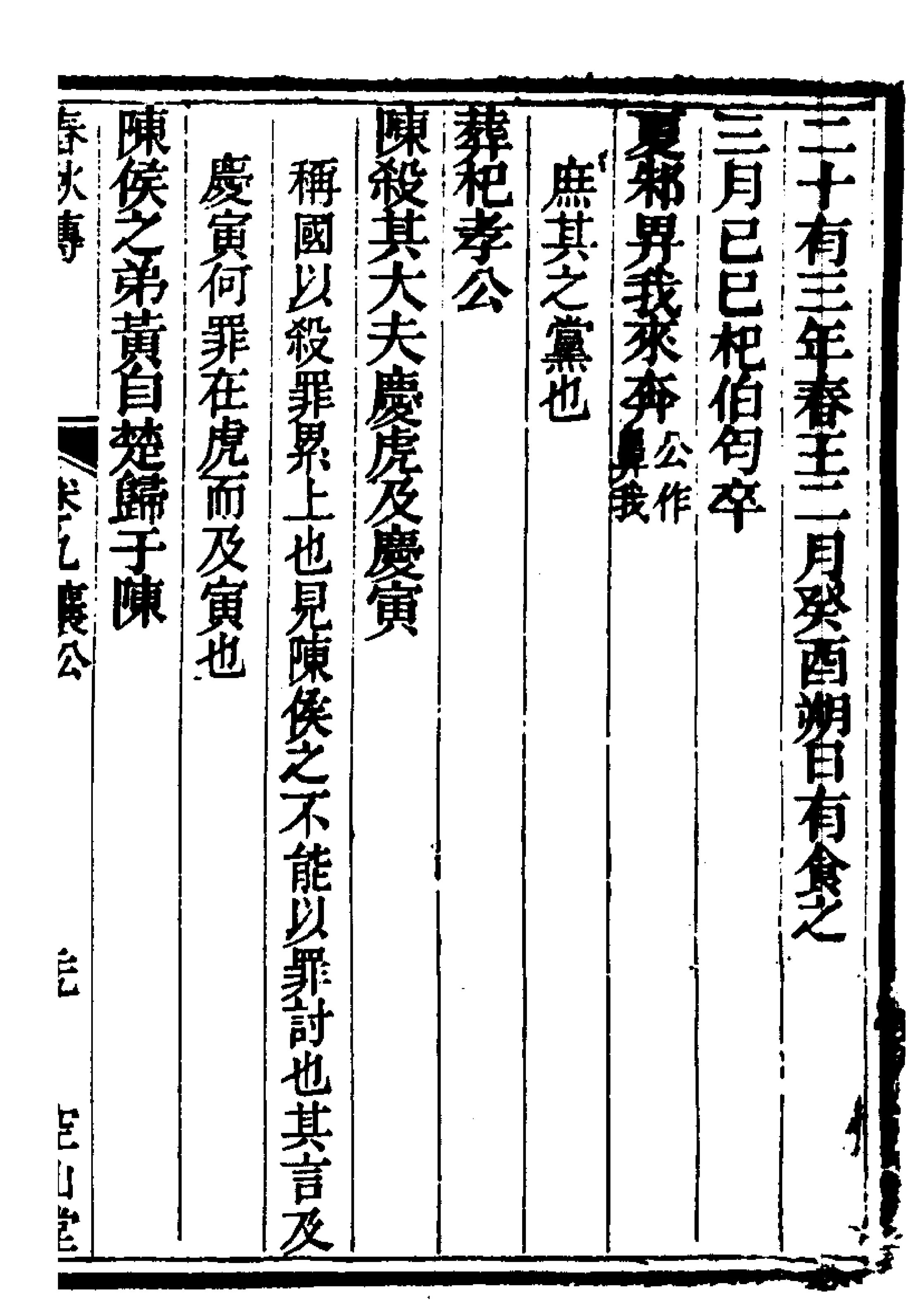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復錮欒氏也大夫奔而極於所往於此已甚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有罪不極於殺稱國以殺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公作鼻我

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其言及慶寅何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誅而黃歸黃之以二慶出可知也稱弟稱歸黃無罪也自楚楚有力焉爾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非晉臣矣猶繫之晉者不絕盈于晉亦以治盈也復入者逆辭也不言叛盈刼衆以徼其君罪不止於叛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晉因欒盈之亂以爭霸也其言遂何志不在伐衛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穀作渝

言救後次不成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速公作遫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不道以阿季氏其奔不能無罪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討有罪也不書大夫奪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著爵而書襲賤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十年而再伐吳怨吳之與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爲襲莒之無功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謀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王城也

大饑

秋水而冬饑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趙氏曰弒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按弒君之人當國必

不以賊赴於他國凡稱名氏者孔子因舊史考而正之
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不書齊逆服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報陳之逼楚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齊成故也曷爲不言齊成不與諸侯之及齊成也受齊

賂而舍其弒君之罪書曰同盟同爲不義爾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衎入夷儀何以不名剽在國則入夷儀之爲衎可知也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衎之君國正也突之君國不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從吴也書滅者惡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蠆

鄭再出師伐陳以挑楚書之從乎辭與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

吳子伐楚而卒何也名其卒也凡攻門曰門伐楚而以門巢卒則其卒于敵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之立非正也則其曰甯喜弒其君何甯氏出衛侯而立剽北面而事之者十三年孰有加刃於所事而不以爲弒君者乎書曰弒其君罪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書叛𢇁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衞

剽弑四日而衎歸以剽之弑歸也書復歸見衎之宜有衞不絶其位也衞侯出入不名曷爲於其復歸名别内外二君也剽以弑名則復歸者亦著其爲衎以别之爾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召討衞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討衞疆戚田也於是執衞侯取衞田以益孫氏晉之奬

叛甚矣公會大夫不諱公與於彛叛人之會不足爲諱也晉趙武宋向戌稱人貶之也曹稱人微者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爲衞侯如晉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且不稱鄭良霄無以見晉宋稱人之爲貶也執衞侯不書止而削歸之略之不足書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穀作座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晉人執衞甯喜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甯喜信有罪矣執之曷爲非伯討

爲伐孫氏執之執之不以其罪也此於澶淵之會執之也則曷爲不於會焉書執不與晉人之以會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許請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襄後同

此晉楚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列序大夫大夫專也宋不書地於宋則與會可知也齊秦不書齊秦不與會也邾滕不書邾滕齊宋之私屬亦不與會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有弑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累獻公也何累乎獻公殺之以其私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稱弟罪衛侯之不能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諸侯之大夫前目而後凡也諸侯不在而稱諸侯之大夫爲大夫存君也再地宋罪宋之爲此盟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嘉𥚃而惡奔以其爲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氏之黨晉來奔咎內之納亂臣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也於是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其言公在楚何存君也公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不書在楚何以書傷公之在外夷也會楚子葬不書諱國辱不忍言爾

夏五月公至自楚

閔公之遠朝楚致之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稱弒則其君也不稱其君閽賤不得君其君也不名閽不得稱名略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屏外家晉之煩諸侯已甚矣書城杞貶之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要歸田也杞取田不書未盡歸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書爵爲其以禮來聘進之也札不稱公子吳始通禮未同於上國也

按札稱名不書公子猶楚椒秦術之例非褒貶之所係也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夫讓國之節自季子之書本無可貶且讓國聘魯事不相關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讓國者别札辭國在二十九

年之後而預於來聘焉貶尤非聖人經旨胡氏之論非
所以論春秋其有害於世教不小也
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
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
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君
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閽弑吳子之文不隔月
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
弑之前遣札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緣係五月被
弑故追書在來聘之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

以礼之出聘爲通嗣君攷餘祭巳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礼之出聘𢚩不爲此此則不敢以左氏之說爲然爾

秋九月䢆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此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也其言出奔何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以自奔爲文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後同）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稱世子以弑弑君而兼弑父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

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伯姬以貞爲行守死不

渝錄其卒以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凡王殺不書此何以書殺無罪也稱弟譏王無親親之道也此尹氏劉氏殺之而直書王者罪在王也

王子瑕奔晉

爲作亂奔也書奔罪王子也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内女賢而災卒故隱而葬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良霄汰虐嗜酒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書奔書入罪之

也自許許有承爾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不書大夫絕其位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君弑賊不討書葬者無臣子之可責也無臣子之可責則書葬以責天下之臣子也

劉絢敘曰君弑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禮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故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之葬蓋般以葬飾弑君之惡鄰國

諸侯亦忘賊般之惡而公然會葬春秋書葬所以罪蔡人亦所以責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故者言故者傳文也此其言宋災故何貶也何以知其爲貶十二國之大夫略而不序內大夫諱而不書以是爲貶也救災恤患鄰國之義春秋固將善之則曷爲於其會焉貶曰災者一國之變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天下世道之憂也蔡般弒其君諸侯舍而不討

而圖宋災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故以爲舍大罪而恤小患蔑人倫棄名教其爲恥且懼也大矣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春秋于稷于澶淵之會兩書所會之故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魯史之舊文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非正也書公之薨地而公之作楚宮亦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不書葬降成君也

胡氏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子赤之弑可知子野之書卒與此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稱人以弑

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上也如是則父有過子得而弑之也假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據傳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攷經文乃國人作亂而弑莒子立展輿爾展輿之見立於國人非也而其弑君則猶有辭也凡此當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

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斯言得之

春秋傳卷之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